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首

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張鈞

春秋辯義卷首三

傳義

明 卓爾康 撰

劉知幾氏曰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矣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亂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

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于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于經稱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

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説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服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後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三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于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

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詢其徒凡所採摭拾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于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葢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

豈是子長藁削孟堅雌黄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得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答應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奥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矣如二傳者記

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近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彌綸如經云蔑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于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輙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繇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

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較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于内則為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葢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以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録付之丘明用是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

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
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録
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
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
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襄
四君之簒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内則隱諱如此若無
左氏立傳其事無繇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

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堂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于陽門介夫乃止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

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葢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大夫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于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顔直言荀息死于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誡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

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寖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師範繇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經于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

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襃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尚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杜預氏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

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修之葢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

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書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

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諸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以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

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葢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

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何休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

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之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紀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范甯氏曰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玆乎言文王之道興衰之者在已于是就太

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于是則接予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逾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于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隠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

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母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彊通者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于春秋沒身而已矣

啖氏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

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書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典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

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證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公羊穀梁初以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紀然其大旨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蹐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褒貶

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會盟征伐諸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

俱不得中

趙氏曰啖氏依舊説以左氏為丘明受經于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于公穀誣謬實繁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説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葢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

俱題左氏遂引丘明為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丘明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丘明所為且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為淮南所駁劉歆則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畧班固因而不革後世遂以為真所謂傳虛襲誤往而不返者也劉歆云左氏親見夫子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

又曰諸侯同盟甍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又云平地尺為大雪若以為災沴乎則尺雪豐年之徵也若以為常例須書乎不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大雪凡此之類不可勝言則劉杜之言淺近甚矣左氏決非夫子同時亦已明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經于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著書云記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

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録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為之也劉之此論當矣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閲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於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閲

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叚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叚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要在反求于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與七家之例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為之傳然其說甚畧于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于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説為證云

鄭樵氏曰或謂春秋其為襃貶之書歟曰諸儒之説春秋有以一字為襃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襃者有以為襃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襃貶者意在于尊聖人其

説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賛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説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于列國之君臣也其説出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説也謂春秋無褒貶意在于矯漢儒其説于竹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説也雖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字褒貶之説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勞頓也泥

于有貶無褒之說者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于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玆所以為褒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舊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褒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録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

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玆又所以為一字之褒貶者歟如是而已

又曰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口傳而左氏則筆録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

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三傳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

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為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歷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葢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經書盟于癸

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壹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為長三子之長如此者衆也至于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孔子書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曾人也因曾史以成經國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

獄飾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得掭擷而自見其有功于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又曰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杜預序

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況孔子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

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巳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于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

在于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吕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凖堪輿按韓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于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

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曰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左師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絶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辨狙詐直遊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

或問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
又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
歟
又曰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録必出于焚書之前公
穀之口傳實出于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晉楚行師
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雜書與汲冢師春
正同則作于焚書之前明矣公穀設同左氏之時二百
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應盡推其説于例也此公

穀作于焚書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傳既作于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據于左氏之傳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子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宣也唯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不顯于世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于景帝時先立學官

而申公亦傳穀梁學受之瑕丘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于漢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學曰廢興繇于好惡盛衰繼于辯訥武帝好公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興廢繇于好惡也瑕丘江公訥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傳比輯其義卒用董生繇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于辯訥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而左氏彰

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襄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

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尋常亦不滿于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胡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劉永之氏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

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
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
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
是也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
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
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祖父少殺故諱亦少殺
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
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

襄昭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煆煉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

此予也此褎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為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呂大圭氏曰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于理葢左氏曽見國史故雖熟于事而理不明公穀出于經生所傳故雖深于理而事多謬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

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葢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繇深于情偽熟于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于時世之趨而不論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又多有如楚自得志漢

東駸駸薦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于侵蔡則曰為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病在于推尋事蹤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事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

盡以為據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授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歸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

遂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者矣故嘗以三傳要旨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氾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

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魯托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而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于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弟兄而薄于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

何休乃爲之説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于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巳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

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繇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記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于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輙曰甯未詳葢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

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馬端臨氏曰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羊以為眛則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葢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

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于大義尚無所關也至于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于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

自紀其生之年于所脩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

鼂氏曰春秋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

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繫傳其或未決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纂而合之凡四十篇○皇朝孫明復撰尊王發微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

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明復而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于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于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馮信道名正符撰得法忘例論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之一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之説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録

葉夢得撰春秋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事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考于義不得于義則考于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

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丹陽洪興祖撰春秋本旨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于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于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
陳傅良傳春秋後傳樓鑰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

不書而左氏實録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説序文畧見之

趙子常曰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説以論春秋者葢其失繇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嘗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

馬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然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

氏所録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録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于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

吳萊氏曰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

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已意或博采衆家益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于訓詁江左則元凱河雒則虔自是學三變閒有一二欲考諸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于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

顯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于國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昔唐韋表微曽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又曰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雒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説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説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頴達春秋正

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説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

宋濂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葢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為一途莫能致辯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

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于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于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趙子常蚤受春秋于九江黄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其

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以至于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遠行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

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稡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争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葢無他焉繇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于五變之後獨能别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

才絕倫之識不足以與于斯嗚呼世之説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

漢初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亡公羊高為子夏弟子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三傳而為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説穀梁一名赤一名俶亦稱子夏弟子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詳穀梁有尹更始唐

固廪信孔濂江熙等十數家范寗皆以為膚淺于是作集解左氏初出于張蒼家賈誼為訓詁劉歆欲立于學諸儒莫應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于世晉杜預為經傳集解此漢晉三傳之卓犖大者也左氏傳自魯史今日得有所見以據事迹窺聖心者舍此無繇故蘇子繇一以左氏為主而唐有盧仝者悉排三傳獨看本經韓退之詩云春秋三傳置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識何

解然左氏文詞富艷不識道理如周鄭交質渠彌復
惡全是糊糙心目之語其好信小説奇聞闇于大體
則齊桓之伐楚而以蔡姬興師三國之戰鞌而因笑
躄發憤二事豈固無因然齊晉之本事不在此也公
羊穀梁文體清勁的是先秦人作左氏全是史例公
穀却是經旨中間論事或違説理頗盡有儒者家法
第多蹖駁不雅馴然註家以公羊黜周王魯穀梁行
夏之時則其大謬也兩漢之時尚有董仲舒繁露撥

拾公羊之大義亦成一書頗有生發若別著決事比以助斷獄深刻者之焰大非正誼明道者所宜益王何以老莊釋經何休尚謂罪浮桀紂況以春秋殺人乎杜氏于左傳盡心焉耳而馮信道以三體五例與何氏三科九指同類共譏過矣啖趙創為春秋之學而陸淳學之其纂例諸篇雖未必悉協聖心而比事有例取裁得法固唐代之鴻典也宋程夫子著說悉本于理莫可瑕疵胡氏發憤著書尊夏攘夷復讐討

賊誰能易之而過求聖心稍為穿鑿故朱子平日不滿有曰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日之意不如此耳又曰安國文大是時文答策相似然哉孫莘老經社朱子稱其嚴謹一字不輕易然盡舍二傳與盧仝同有貶無褒殊非聖意至于蘇子由之平雅劉原父之總輯鄭夾漈之博綜吕大奎吳萊之明快則尤拔矣元末黃楚望先生胸中精澈識見典正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

漢博物考古之功其見于師說者果是足叅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著全書徽旨未暢其弟子趙子常汸為洪武時人著為屬辭集傳一書葢先時吳興沈文伯棐著春秋比事已為萌芽而陳君舉以書考不書之旨千古獨創子常究此二法本以師傳其所謂存策書之大體假筆削以行權特筆以正名辨名實之除謹華夷之辨等篇呼吸全經貫串一代文贍事核體大思精真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

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足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嘉靖中南沙熊過氏著明志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與左氏牴牾實有未安此外若應德之著論濯甫之集傳王樵氏之輯傳陸粲氏之辨疑則皆一時之傑構絶諸家矣古今春秋漢而專唐而博宋而暢元而朗入我朝而精其庶幾乎盛哉

春秋辯義卷首三

春秋辯義卷首四

明 卓爾康 撰

書義一

正建

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豈以夫子執筆而自改年號閉門作天子耶故周正紀事考之天時記異而合焉考之祀典失常而合焉考之麥禾非時而合焉通春秋書震電者一而爲隱之九年三月固夏之正月也書雨

雪者一而爲桓之八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隕霜不殺草者一而爲僖之三年十有二月固夏之十月也書隕霜殺菽者一而爲定之元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無氷者三而一爲桓之十四年春正月一爲成之元年春二月一爲襄之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震電不當雨雪不當無氷者也書大水無麥苗者一而爲莊之七年秋固夏之夏也以苗與麥同時而知之也書大無麥禾者一而爲莊之二十八年冬固夏之秋也穀梁

云於無禾及無麥也書大雩者二十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之五六七月也僅成公三年書大雩此經文為夏龍見而雩事在巳月夏周巳月同為夏令此三年之雩或為巳月不可知然經于失常則書而此特書者必知在周之夏令為郊辰兩月也雩以周七月為正令所書皆非雩時也書郊者九而僖之三十一年成之十年襄之七年十一年哀之元年以四月卜郊皆郊月也宣之三年以正月三望則子月矣成之七年以五月三望文之十五年

以五月郊則皆辰月矣成之十七年九月用郊則申月矣郊當在周三月今所書皆非郊時也書烝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春正月己卯烝周正月為夏十一月烝其時祭也春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又烝一年之中而舉兩烝非禮也夫書正月烝以見五月再烝為黷非以正月為不當烝而書也周八月為夏六月嘗非其時而乙亥之嘗何也御廩者祭祀之委藏也壬申災

矣恐其積朽壞之餘故不三日而舉嘗春秋志其變非以六月為當嘗而書也詳考春秋用周正禀王朔無不脗合不知後儒何以紛紜曲解至不可詰何氏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注曰冬言狩獲春言狩葢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葢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與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夏時

冠周月之説所從出矣胡氏之説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顔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番陽吳仲

迂曰若從胡傳則周本行夏之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
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薛氏曰謂魯歷改冬為
春而陳氏用其説于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
益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于魯耳汪氏曰
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
兩月事移在前一年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之三
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日之月日矣聖人豈
為之哉繇前諸説皆足以辯周人正建之義矣獨建子

非春聊當致疑然漢陳寵有曰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歴家相承之說孰謂建子非春乎

正建二

鄭樵氏曰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歴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歴數之歸已下

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示人心之從違是則服則纘禹政則反商獨于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歷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歷之營室是顓帝之歷又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

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歷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歷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歷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

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易耶以湯武易之為是耶胡為不能以遠傳湯武易之為非耶胡為亦已行之于一代葢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年始于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葢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繇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歷數之歸已以示天下

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改月一

王元馭曰春王正月之辯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為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

史曰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為此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豈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患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為春而夫子直以子為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行夏時意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為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所紀春正月葢建寅也

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于冬十一月之上乃每歲輒載子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人紀年仍自建寅始又惡在其改正朔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謂自古未嘗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輅也冕也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柰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互著苟自古無改正朔之說何

以得有周月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為首鄒衍五德

劉歆三統彼亦豈能舉千古未有之事而鑿空造論乎

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為周

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歷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

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

復載武王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其為建子月明矣而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又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

建子為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冬至之為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為午月也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既曰七月之禘獻子為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為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春可證也周禮州長

正歲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為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證也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即繼之曰曰為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

二十八年春無氷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曰以建寅為正乎則寅卯之月之無氷也亥月之隕霜也惡在其為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大聖而顧錯謬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者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

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何為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上通而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者也而時以作事則因人要矣故夫子取夏時焉奈何其必武周之不以子為春也曰豳風流火之陳小雅徂暑之嘆二月載離之歌莫春來牟

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中春始蟄之詔季冬斬氷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時者又何也曰汲冢周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域以埀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已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執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即位曰惟

元祀十有一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自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不可以為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一月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乎獨秦何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葢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也者君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也者臣

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正朔屬夫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于是乎為之辯

改月二

蔡九峯謂周未改月引商秦為證胡氏論之詳矣而陳定宇辯之曰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

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之寒春煖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葢答顔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使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時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之不可為春之説陷于一偏明矣張敷言曰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于卜偃答以九月十

月之交考之童謡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攷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

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于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録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

之感也或曰子謂筆之史冊則用時王春月月數矣伊
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
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太甲篇之嗣
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
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
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
不須于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
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

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繆安足取法葢秦
于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

改月三

唐應德曰張陳二說互相發明至張說商書再言十二
月之辯尤可備陳氏之缺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
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書言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
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

商雖以丑月為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説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有之此是以周之禮證夏商則然耳夏商以前禮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應德之言如此夫崩年改元非先王之禮儒者以此為疑故蔡説得伸應德或意夏商以前禮文不備亦誠有之比如同姓婚姻亂族之道也至周

乃改其餘可知矣即以踰年料商亦自有說太甲宅憂之主不知崩于何時要以三年通喪斷之據書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此時釋吉必元祀前一年某月崩也天子七月而葬則七月以前梓宮在殯嗣王不可遠離又伊訓曰予不狎于不順則不順之事為所狎習者亦久矣伊尹望君忠愛無已必非一二顛覆遽放其君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必虞奠之後適值歲首正當舉祀先

王奉王于亳當時一段情事可以想見若非時非祭而第以一二顛覆遽遷于桐如閒宅空宫無論臣子無是處君之法太甲即賢亦必不肯靡然以聽怨艾若此也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以是知元祀必在踰年之年十二月必是歲首建丑之月通筭適得三年亦可無礙且改月證之前漢律厯志更足信也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

律明日已未冬至此志傳自漢前最為近古殷周改月不既確乎或曰西漢書註文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顔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故元祀三祀十二月皆商之正月丑月也改為十二月者太初之筆也

即位一

人君嗣立踰年改元公羊傳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啖氏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劉氏曰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反不稱王乎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今按諸侯逾年稱公為不可曠年無君臣子辭也至於發號出令猶聽於冢宰三年白虎通義曰不可曠年無

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以紀事而未發號令三年除喪乃即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其說于周制得之啖氏又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正也此說是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云繼弒君不可即位正也此說是也莊僖閔三公是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謂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謂宣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其意也二說

並是也左氏不達而曲為之說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經無僖公出入之文者諱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殺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不

書乎假如竇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僖公不言即位妄也章俊卿氏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主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

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羣公既已聽命相揖遜而出
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崩齊侯
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宗主及既殯遂麻
冕黼裳稱王受冊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諸侯
之奠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喪
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閒已行即位之禮斯周公之
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
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哉葢以大位奸邪

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因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葢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塟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

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于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于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于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嗣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窩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

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慶父得以立閔而殺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弒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葢始于此也使從周公之典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于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

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之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為之說也夫改元稱君之義公羊啖劉最為得之然春秋之法固以葬為斷宋桓公未葬襄公葵丘之會稱子陳宣公既葬而鹹之會稱侯晉悼公既葬未終喪而溴梁

之會公羊書侯夷齊未葬遇弑則稱君之子卓既葬遇弑則稱君此確証也乃俊卿之說其慮亦深葢冕裳尸天子而即位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聖人之大慮也釋冕反喪服嗣子仍行喪禮天下之大經也二者固不相悖初對臣民臨大寶不可以凶服行事九日之後暫行易服不過一時且麻冕黼裳亦是祭服不甚相悖書誥即位之禮似無可議

即位二

胡氏曰新君即位之始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
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
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意未明又于衛侯晉
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
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
然承國于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别于內復無所承者
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齊孺子
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

雖欲立君其如先君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廢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于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所宜絕也繇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

繇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于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而不與是盟此禮之變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揺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定矣

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胡氏之言辯矣然法從時立道以勢生當春秋之時自當以春秋論使是時而必欲天下諸侯一一禀命于天子事亦難行即一不禀命于天子而輒格以先王之法有貶無褒恐亦非孟氏彼善于此之意矣若夫衛人立晉自以衛遭薦亂急于得君衆望輿情扳晉以立為主而無所禀承之意自在言外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者羣也人羣之為君衛人衆辭也與為權臣他國所立者不

同若首止之盟尚有別商要以胡氏扶綱常正名分析精微千古必不可少此議論

郊一

郊禮有二有日至之郊有啓蟄之郊見于家語夫子答定公者甚詳定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

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又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緜斯以觀周冬至之郊祭天啓蟄之郊祭上帝祭天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郊主上帝配稷說郊者莫確于此矣詳考左氏豈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即啓蟄之郊亦不敢主必待卜吉與否而後行事凡三卜四卜五卜不從不郊者四可證也左氏穀梁初不言魯郊為僭公羊傳禘嘗不卜郊何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何氏

曰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耳祭統又載孔子之言曰魯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左氏不知其僭乃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是謂牲既成不當更卜也說者遂謂與周禮太宰職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同夫周禮祀五帝四時迎氣皆國家大祭三卜必有一吉取吉亦無多求斷無可廢之理魯之郊天自知其僭故屢卜不吉心怵而止若常祀豈可免哉春秋郊者九在三月者皆不書以周三月為夏正

月正啓蟄之時失禮中猶為得禮故不具論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不冬不夏最為不典是以啓康侯用人叩鼻之疑若以四月卜郊而不郊者四僖之三十一年也成之十年也襄之七年也十一年也以正月牛傷不郊五月三望者一成之七年也以五月郊者一定之十五年也以正月牛傷四月郊者一哀之元年也以春王正月牛傷乃不郊三望者一宣之三年也而宣之以正月三望何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于郊為

絕望矣故舉郊之細而三望焉非正祭故不循其時也
先之而邀其事已矣凡言魯重祭為天子所賜者皆本
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記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遂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
太廟重祭而僭郊郊非成王所賜斷也僖公作頌亦曰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有天子禮樂下文即言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

王之賜作頌者何不顯稱之以釋其僭竊之罪哉其他如傳記祝佗言魯公分物甚詳若有天子禮樂不當但言備物典策而已唯吕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者多從其説余謂春秋郊事縁起僖公若自惠公則閔公以前何無一言及此豈七八十年皆無失禮遂不動夫子之筆耶意惠公固有是請已隱公攝位而立桓公篡弒得立莊公亦碌碌忘仇之人無所發明未能行禮閔公

殤主尤不足言適際僖公脩政立國數從伯討享國久長身歷齊桓晉文宋襄秦穆諸君沛然中興遂為望國故詩人作頌春秋紀典惟僖為盛作廟作泮一切更新毋乃緣惠公之請而特舉郊禮乎且或出於齊桓崇獎俱未可知也

郊二

趙子常曰變異之事一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非禮之事有四彊卜過時猶三望用郊也穀梁傳郊三卜

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公羊傳求吉之道三此言彊卜之非禮也月令天子祈穀而復躬耕帝籍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言過時之非禮也傳又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此言猶三望之非禮也九月言用郊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為農事也成公以國有内難君臣見執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竊天子類造之意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在魯郊中尤為僭妄故特著之魯郊本非禮然既歳卜而郊

則史不勝書故于非禮中記其又失禮者如此其言免牲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言免牛復言不郊者間有事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傷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盡也不言免牛而言不郊者卜不吉不免也劉侍讀則曰卜郊者卜日之吉凶非卜郊之可否是以周禮大祭祀卜日同論而不祭其不從則不郊之異也據大司樂圜丘方澤月令四郊各用其節日祈穀用上辛皆無事于卜何氏謂天子不卜郊是也凡言前期卜日謂如有大故

天子將出皆依郊禮祀上帝及四望類造非常祀則卜日耳是豈有不從不郊之事乎傳謂啓蟄而郊者為三代正朔不同故舉寅月節氣言之下言龍見始殺閉蟄皆是約夏正四孟月不復舉節氣非謂凡祀以節不以月也杜氏乃謂月前節却雖四月可郊則春秋四月卜郊不從不郊者三改卜牛而郊者一何必書乎四月宜郊而郊與不郊皆書則三月郊與不郊何不書也又違左氏過則書之義矣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時也公羊傳亦曰用正月上辛非唯不詳魯事且失郊之時義矣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曰可以者獻子以此二月宜郊禘知前此未嘗用此二月也春秋唯僖八年書七月禘而正月牛傷皆以在滌書獻子欲以正月日至祀天而以對月日至祀祖僭且異矣宜不行也明堂位言魯以孟春祀帝于郊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則繇不察明堂位之妄而以郊特牲周始郊之文屬之

魯也用郊之義二傳唯譏非時則九月豈復祈穀也哉

或曰懼卜而不從故不卜而直用其禮則是歲初無卜郊不從之事何以怠至九月乃不卜而郊也若彼繹用與用之之用則又誣甚趙子常曰魯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欲以宋襄次睢楚虔岡山為比豈人情乎說經好奇一至于此大傷教矣

社

春秋于社無書因日食水災而見趙子常曰社者地示

之祭記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常禮史不書此為日食伐鼓于社僭天子又不用幣而用牲志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唯莊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幣于社伐

鼔于朝則又仍季平子之失故劉氏辯之曰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鼔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社之名義變為北郊此千古一大疑案不可不辯葢周禮記地有大示地示土示后土等名矣夫大示地示土示之于后土猶六天之于一天五帝之于上帝或統而言之或因事指之謂其有二不可謂其即一亦不可先王以郊祭天以社祭地而復作大示土示名號敬緣時篤禮以制繁自然之勢也葢古者惟天子得祭天自天子以至庶人

皆得祭地自地一分豈惟有大而土而之別而已哉周
禮又有所謂州社左傳有所謂書社千社清丘之社後
世有所謂枌榆之社民間自有一家之中霤條分縷析
各自裁祠譬之父一而已子孫世宗之異母別生各妣
其母生則異膳死別立宮其義一也記云王為羣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
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又云諸侯祭社稷又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云祀社

于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郊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又云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泰誓曰郊社不脩覲此則古時社即是地祭社之外別不祭地斷乎無疑也彼方丘之說見于周官北郊之說出于孝經緯周官且有別解而況于緯書乎匡衡據之以立北郊王莽因之以配高后遂致制作紛紛祭地又祭后土又祭社𧃲神黷祀名義舛錯千古知此者惟黃氏胡氏陳氏袁氏數人而已陳氏禮書曰先王親地

有社存焉禮記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
以親地也胡致堂曰古者祭地于社猶祀天于郊也周
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
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
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
又立北郊失之矣黄氏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
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
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達乎上下舉示則

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信齋楊氏號為知禮者乃駁胡氏之說為非以南郊北郊順時因位為正祭以宜于社之社對類于上帝之類社非祭地而亦以祭地類非郊天而倣于郊天是告祭也不亦謬哉即所云圜丘方澤之說

見于周官以予考之竊又不然蓋世傳冬至祭天于圜
丘夏至祭地于方澤以為兩郊並建二祭時舉耳乃周
官大司樂所載有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祭之天神
可得而禮矣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祭之地示可得而
禮矣夫曰地上之圜丘則非確為南郊曰澤中之方丘
則非確為北郊蓋曰必如此乃可昭格云耳且此章總
記樂之感動如此非列稱二丘之祭也註中天神則指
日月星辰而言非大帝也地示則指神州之神而言非

大地也至考神仕所掌則此冬至夏至二祭者葢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祭之不過于凶災時一行禱禳之事耳豈嘗祭哉是二郊之祭周禮且無其說矣推其誤皆起于孝經緯而成于鄭賈孝經緯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疏云知地祇于北郊者考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地一也而歌奏之地示則註謂祭于北郊者乃神州之神在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方丘之地示則註謂崑崙大地之神是分地而二鄭賈疏家為之也而其源

又本于河圖括地象其疏曰郊天必于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也若然祭神州之神于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交生之日為七月萬物秀實之時矣是不惟明造一南郊之祭且陰擇一北郊之時皆臆附也

雩

趙子常曰雩旱祭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

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
為壇南郊之傍雩五帝之精配以先帝也鞀鞞琴瑟管
簫干戚羽毛竽笙鐘磬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
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巳月凡周之秋三
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
雩上公周冬及春秋雖旱禮有禱無雩此鄭氏言天子
諸侯雩祭之别也魯諸侯之國當雩境内山川請雨于
上公有歌舞而無樂既僭郊以祈穀遂僭天子盛樂以

雩上帝過則雩于秋又甚則雩于冬于僭禮之中又有失焉史皆書之志非常也杜氏曰雩夏祭所以祈甘雨始夏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求之至于四時之旱則又修其禮此說本鄭氏又曰雖秋雩非過則誤矣雩當以首夏為正四時之旱當禱而已用雩皆過也左氏釋大雩曰旱也凡八處杜氏謂以别過雩亦非左氏釋經先後詳畧本無義例何以見不釋者之非旱而為過乎昭二十五年一月而再雩釋曰旱甚也定七年一時而再

雩謂非旱甚可乎乃獨以為過何也又曰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說本穀梁為得史氏之義經書不雨大旱皆雩而不雨故也今考春秋不書六月大雩與不書三月郊同然郊必書日雩不書日者魯雩于秋以禱旱也故過祀節未遠者不月遠者則月見閔雨之勤怠也必一月再雩然後日著其瀆也苟甚遠則又不月異冬雩也春秋雖書大雩之僭猶以閔雨勤怠見義不以非禮而忘民也然以大雩

盛樂為僭亦無堅基可據

春秋辯義卷首四